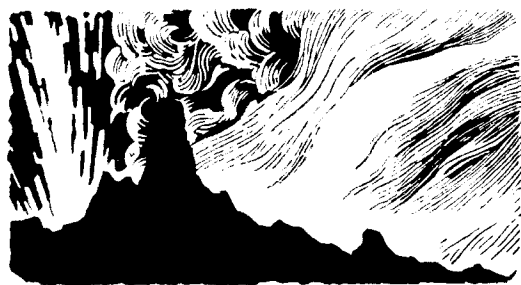


朝鮮短篇小說集

# 燃燒的月尾島

柳樹人譯



新文藝出版社

黃 健 等

# 燃 燒 的 月 尾 島

柳 樹 人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· 上 海

小 說  
燃 燒 的 月 尾 島

原 著 者 黃 健 爭

翻 譯 者 柳 樹 人

《本書係根據朝鮮〔勞動新聞〕、〔朝鮮女性〕及〔文學藝術〕各期選譯。》

\*  
\* \*

有 版 權

1953年2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—30000冊

書號 (434) [VII 1 4] 定價 ¥ 4,5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 露 印 刷 廠 承 印

\*  
\* \*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燃燒的月尾島····· | 黃健(一)  |
| 他同來的路·····  | 黃健(二)  |
| 母親·····     | 韓奉植(四) |
| 獵人·····     | 金萬善(五) |
| 臨津江·····    | 姜亨求(九) |

## 燃燒的月尾島

黃健

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深夜，海軍報務員金明姬和兩個年青的女報務員，被派到月尾島的李大勳海岸砲連隊裏去。

她們到了那個地區，下車，穿過仁川街道，走向月尾島的時候，在隆隆的砲聲和不斷飛來的砲彈中，爬下幾次，又爬起來，懷着十分小心的情緒跑步向前。在遙遠的海上，好像手電筒似地一閃一滅。砲不斷地張開了嘴，敵機在頭上嗡嗡地旋繞着。街市處處被埋沒在火燄中，濃烈的硝煙，從很遠的地方就薰入了鼻孔。

月尾島，比這更厲害。

月尾島，從兩天以前起，已經變成焦土了。建築和草木，全化為灰燼，連火光也看不見了。可是艦砲偏偏向着這裏虎視眈眈，甚至令人不易移動腳步，她們三個人好像

在陌生的險嶺危崖上探索似地，並不感覺到自己正在彈坑中間爬着。在她們的頭上，浮動着照明彈，可惡的機槍聲「噠噠噠！」「噠噠噠！」繼續響着。她們來不及找到藏身的地方，依靠着不够隱蔽身體的土堆躺了下來。穿着胸前有很鮮明的三道波紋的水手服的報務員們，爲了避開砲彈和機槍掃射，不能不時時刻刻留意着自己。

「辛苦了，我們在一起戰鬪吧！」中隊長鎮靜地說着。年青的報務員們並排坐在電台旁邊，緊張的心情一時還不容易鎮定下來。

月尾島好像一直呻吟在發着高熱的傷寒病中。夜間比白天更加厲害。敵人的傲慢的艦砲，從清晨起一齊張開了嘴，轟動大地。敵機像一片烏雲似地飛來，不斷丟下炸彈和汽油桶。再用機槍掃射。烏煙和灰燼瀰漫了天空，天空像蛋黃似的混濁。

祖國的小島，被那兇惡的猛獸這樣的蹂躪着，燒灼着。

砲連隊的戰士們，不斷地有傷亡。

但是，金明姬和跟她一起來的同伴們，都同那砲連隊的戰士一樣，在無可比擬的艱苦的戰鬪中，不知不覺間，忘記了一切恐懼。

在那樣可怕的砲火之中，砲連隊的戰士們，不懂害怕，不知疲勞，他們是多麼聰明大膽……。金明姬想起了他們，簡直要流淚了。

砲連隊的水兵們，上身只剩了襯衫。在可怕的戰鬪中，襯衫和褲子，都被暴風刮裂成破布條，從裂縫裏，露出被風沙打紅了的筋肉。但是，他們不肯離開砲位，忘記了瞓睡和飢餓。戰士們忙着射擊、修築、偽裝被轟毀的砲陣地、抬送受傷的戰士，一刻也不息地工作着。在每個人的心坎中，對於敵人有不屈的鬪志，對於戰友沸騰着無限的友愛。

尤其是，連長李大勳，對着海，眼睛裏冒出火來，好像發怒的猛虎。不知道藏身似的，他緊閉着嘴唇，剛直的額好像在表示着他的堅決的鬪志和一種自豪。他的軍服也被暴風吹裂了，從破縫中，露出了肩和臂。他的胸部，被沙石嵌進去，滲出了鮮紅的血。

連隊戰士們保衛祖國的一片赤心和鬪爭的意志，因為有了這樣的連長而更加堅決了。

連長冒着敵人艦砲上不斷轟擊的砲火，好像出入自己的家門口似地，往來戰壕之間，指揮戰鬥，靠近瞄準鏡。他親自掘戰壕，填高被毀壞的戰壕，把它偽裝起來。親手埋葬陣亡戰友的屍體，照顧傷員，朝後方移送。

受傷的戰士，都不肯下火線，再三地搖着手臂：

「不要！我不願意下去，我還能够作戰哩。讓我們在一起打到最後吧！」

守在旁邊的連長，以沉重的眼光注視着，用嚴厲的口氣責備：

「下去吧！你只想到你自己，就沒有想到這樣會使得別的同志們爲你擔心。」

負傷的同志，終於被揩着，從連隊部經過交通壕。他們去的時候，連長一直守到同志們的後影消失在那瀾漫的硝煙裏，才激動地走到砲陣地來。

快到傍晚，空中強盜回去了。正爲伙食而發愁的炊事員，走到了海邊。在那泡沫纏攪的岩石旁，有三、四條被艦砲的轟聲弄得失去了知覺的鮑魚，在那裏跳躍着。正在炊事員要到達水邊的時候，一枚砲彈飛來，打倒了他。看見這光景，同志們喊了一聲：「啊！」正在修理着壞砲的連長，聽見了喊聲，望着前面的沙灘。他再回頭望一望

他的戰士，默不作聲地走出了戰壕，大步向海邊走下去。走到被砲彈打破得發白色的岩石旁，察看戰士的傷處，用手摸摸他的胸脯，然後再把他抱起來，拉起了他的手臂，揹在背上。這時候，在不遠的水裏，又落下一顆砲彈，掀起了水柱。但是，李大勳連望也不望一下，揹上了受傷同志。這時炊事員已經斷了氣。連長把他埋起來，再去修理他的砲，很久沒有說話。

這一切情景，金明姬都在旁邊親眼目睹了。連上的戰士，逐漸減少，砲彈卻越來越多，但是戰士們卻明顯地越發緊密地團結在連長的周圍。她的心正在緊縮而又燃燒起來。

砲連隊的戰士們，已經戰鬪了整整兩天兩夜了。在戰鬪間歇的時間，他們就掘陣地和修理壞了的砲。

十日以後，敵人接連四天不斷地用艦砲和飛機轟擊，到了十三日的上午十一時，他們停止了艦砲射擊，開始向海岸靠近。

戰士們全身的汗往下淌，滿身都是灰塵，搬運砲彈，射擊出去，在海上繼續掀起了

水柱。由巡洋艦和驅逐艦殿後的三百多艘敵人的艦艇，警備艇、登陸艦、登陸艇等，大小各種船艦，開始移動了，在船前掀起了洶湧的波濤和水柱，使得報務員眼花撩亂。這實在是一個使人激憤的時間呀！信號手接二連三的宣告了命中，可是很不容易看得清傾覆的船。憎恨敵人的念頭，這時好像要刺破戰士的胸坎。

大約在十二點鐘的時候，一艘驅逐艦尾巴上，開始吐出黑煙，傾斜着艦身，狼狽逃去了。

戰士們互相望着充滿了喜悅的面孔，不知怎樣才好。連隊戰士們無暇擦拭全身の汗泥，繼續放砲。

十分鐘以後，又有二艘驅逐艦，幾乎在同時，冒出大火，開始逃去。

戰士們眼眶裏情不自禁的含着喜悅的淚水。

「看這鬼子們的鬼樣子吧！鬼樣子……。」

連長李大勳，禁不住興奮地高聲呼喚金明姬，命令她趕緊拍發電報。

受了挫折的敵人，停止了攻勢，又開始轟砲了。

像烏雲似的飛機羣，蓋滿了小島的天空，好像要吞噬一切。

戰鬪一直繼續到下午四時左右。敵艦接連的冒出黑煙，歪着艦身，把頭埋在海裏。連隊戰士們，只以四門砲，在一日之間，擊沉了驅逐艦一艘，擊傷四艘，擊沉擊傷登陸艦和登陸艇八艘。

晚上，從前線司令官發來了賀電。戰士們禁不住感激的情緒，流下了喜悅的眼淚。連長李大勳，用燃燒的眼睛，回頭看了一下金明姬，只是喜不自勝地望着，他臉上那淌下來的汗，還沒有十分乾，塗着灰塵；從破爛的襯衫和褲子裏露出流着血的筋肉，這一切，都被金明姬看見了。她和連隊裏其他的同志一樣，她的心，早已完全被他的那種英雄行爲所征服了：

如果同這些人，在一起死，那末，會忘記一切死亡的恐懼和孤獨的情緒的。

但是，在這一天的戰鬪中，連隊的損失，也是不少的。兩門砲已經壞得不能再使用了。戰士們也有很多的負傷和陣亡。

快要到天亮了。一輛汽車，把砲彈送到島上來了。一同出發的另一輛車，在中途

受了轟炸，被燒掉了。

這一輛車，能不能照樣回去，還是問題。

從十四日七點鐘起，戰鬪又開始了。敵人把艦艇停泊在遠遠的海上，瘋狂地發砲轟擊，島上的一切，全要被粉碎而飛去似的。

到了下午一時左右，敵人又企圖登陸了。站在深壕裏向前注視的砲連隊同志們，一齊都爬到砲上了。當敵人駛近三哩地點時，砲開始吐出火來了。砲彈一連打進敵人的心臟部位，結果，驅逐艦一艘，又噴出烏煙逃走了。接着警備艦上，也着了火。

連隊，在這一天，又把六艘敵艦，埋葬到海裏去了。敵人就拋棄了第二次的登陸企圖。

但是，陣地上只剩下一門大砲，砲彈也沒有剩多少，而連隊的戰士也沒有剩多少了。

連長李大勳，甚至在這時候，絲毫也沒有倉皇的神色。

他還竭力向戰士們說明，在兩天之間，竟以不可對比的力量，抵禦敵人，獲得了意

外戰果的事實；他更加充滿了堅決的信心。戰士們雖然所剩無幾，可是也跟着他，抱着頑強的鬪志，決心戰鬪到最後。

金明姬不斷地按着電鑰。

「現在，連隊只剩八名戰士，一門砲，請即接濟砲彈！砲彈！」一直到深夜，她拍發三次同樣的電報。司令部方面回電說：「任務重大，希望連長繼續勇敢作戰，一秒也要阻擋敵人的登陸企圖。砲彈在配發中。……」

到了黎明，司令部再來一個命令：「報務員全部退回！」

在沒有把命令傳達給同來的兩位同志以前，金明姬不知怎樣才好。把戰鬪任務丟在一邊，要同砲連隊的同志們分手，這是金明姬所不能想像的事。

由於一種近於絕望的說不出的痛苦，使她不能想像同他們分別的事了。尤其在那戰鬪中，燃燒得像火一般的李大勳的姿態，不可磨滅地深印在她的腦海裏。而且她早已想到的念頭，到現在才湧現出來：既是要為國家獻出生命，那末，自己也應該留下來，同他們在一起，獻出生命，這是她認為最珍貴的義務。在自己的一生中，沒有比這

更迫切而重大的時間；這樣的時間，今後也不會再有了。她覺得這一瞬間，可以說是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最寶貴的時間。目前還要報告敵情，連隊和司令部的聯繫，也是必須的。而且她要把月尾島這個英雄連隊的戰績，傳播到一切父母兄弟之前。在這樣艱巨的局面，每一個連隊戰士本身的悲壯的感覺，自不用說，司令官和在他後面的一切人們也是一樣，如果沒有悲壯的心情，是不會想到在月尾島戰鬥的人們的。

金明姬把命令傳達給同志們以前，她再按了發報機的電鑰，她的胸懷，感到麻木，手指也發抖了：

「請准許第一號報務員留下來，准許留下來繼續報告！」還沒有得到回示的時候，她注視着同志們的慌張的面容，再按了電鑰：

「請准許一號報務員留下來，將砲連隊戰士的戰鬥情形，一直報告到最後，請一定准許！」

接着司令部方面的回答，批准一號報務員留在陣地上。

金明姬情不自禁地去握住了同志們的手。可是誰也不願回去，捨不得離開這裏。

她們到了交通壕裏，一一同戰士們辭別了再回來。金明姬走到那被毀的戰壕上，從那硝煙和黑暗中，眺望那火海中的仁川夜市；望一望剛才眼淚汪汪的同志們的後影，在熾熱的炮火中，懷着沉着的心情，有一種幸福的感覺。

「同志，要小心些！」

「別想到我，同志們一路平安吧！」

「再會吧！」

「好，再會……要打好……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回到戰壕的時候，李大勳沉默地站在放收發報機的桌子旁邊。

看見了金明姬，李大勳用沉重的語氣說：

「同志！你爲什麼不回去？」

這一下，給問住了，她不知怎樣回答才好。

「我接到了把我留下來的命令。」

「命令……」李大勳在嘴裏輕輕地重複了一下，但是，到了現在，恐怕沒有你可做的事了。」

「爲什麼沒有呢，不是連長也還在繼續作戰麼？」

「……」

兩眼盯着她的面龐的李大勳說：

「雖然看不透你的心，總之，該謝謝你了。」他再轉眼眺望着遠海，好像再要說什麼似地動一動嘴唇，可是他被自己的情感纏住了，說不出話來，仍以迴避的態度，緩慢的步伐，回到自己的戰壕去了。

連他也走了以後，只剩下自己的金明姬，很奇怪的，在她的心裏，好像引起了旋風似地感到異常空虛。但是，她決不後悔她所做了的事。

天已破曉，遠海的島峯，隱約可見。

離開發報機好久的金明姬，坐在凳子上，一直守着黑暗中靜寂的海。

在她後面的李大勳，也沒有一句話，望着同一的方向。

在昨晚沒有修好的被砲彈轟毀的戰壕出入口的上面，有一根折了腰的圓木，好像要碰着進出的人的頭頂似地橫懸在那裏。壕溝裏塞滿了被震掉下來的沙土和石子，在戰士們離不開砲位的時候，已經被她好不容易地挖出去，現在在戰壕裏可以通行。

從遠海的黑暗中，艦砲繼續張開了嘴，噴着火。好像地震一樣，戰壕不斷地被震動，間或落到近處的砲彈所帶來的暴風，把灰沙吹進戰壕。

在還沒有完全落下去的星光下，黑斑斑的遠近島嶼，在背後環繞着。仁川的海，好像變成了趁着黎明偷偷伸出舌頭要想喝血的惡魔們的巢穴。大小艦艇，在海的中心，形成了一座海盜的都市，那依稀地被望見的桅桿、煙囪、砲口和艦身，好像是沾滿了鮮血的爪牙和猙獰的眼睛一般。

「現在，砲彈也不能來啦！」自言自語的李大勳的粗壯的聲音慢慢地傳來了。

「天也快亮了！」明姬一個人在那裏咕嚕着。

李大勳，再也沒有什麼話了。

兩個人在沉默之中，只是望着還在黑暗的遠海裏，閃耀着碧綠的火光的艦砲的